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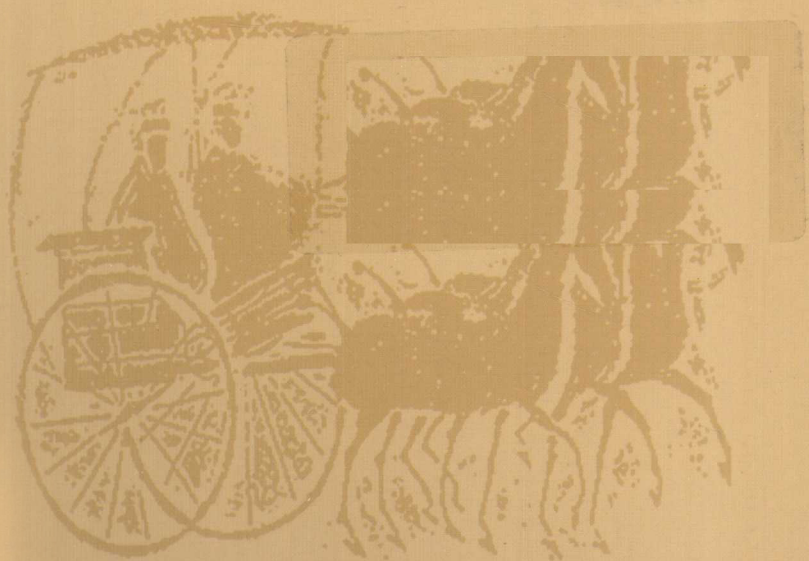
高仲泰 著



中西書局

HELÜ WANGCHAO

閼閼王朝



高仲泰◎著



HELÜ WANGCHAO

閼閼王朝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闾阎王朝/高仲泰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1.3

ISBN 978-7-5475-0199-3

I. ①闾… II. ①高…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154 号

闾阎王朝

高仲泰 著

修 订 花锡君 汤祥龙

责任编辑 李 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595000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99-3/I·040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8
第四章	69
第五章	92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40
第八章	165
第九章	191
第十章	214
第十一章	241
第十二章	267
第十三章	290
第十四章	312
第十五章	335
第十六章	357
第十七章	380
第十八章	405
第十九章	428
第二十章	453
第二十一章	476
第二十二章	501

尾声 531

《閩閩王朝》：重构一段伟大历史的传奇 545



第一章

公元前 513 年暮春的一天早晨，公子光一觉醒来，一缕阳光透过蒙在窗户上的麻布，照得室内特别明亮。

下了好多天的绵绵细雨终于停止了，天放晴了，公子光陡觉精神一振。他唤来家仆田清，说自己准备出门，去逛逛街市。田清听主人这么吩咐赶紧侍奉他盥洗。事毕，他匆匆吃完早餐，跨上他的那匹栗色高头大马，身着上等的绸缎服装，腰间佩着一把精致半弯的吴钩，带了五六个武装随从，一路朝梅里^①的闹市而去。

黏湿温暖的风吹得长长的柳条乱作一团，飒飒作响。

吴国梅里自始祖吴太伯创立以来，历经六百多年，已成为一个繁华城邑。街道纵横交错，夹道的树木已长得枝茂叶盛，犹如执戟列卫的甲士，显得很有气象。伯渚河绕城而过，河水如镜，粼粼的水面折射出沿岸的风物。街上车水马龙，房舍挤挤挨挨，作坊和商铺遍布城内各个角落，还有好几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市场，开市和闭市都要敲数百下铜鼓，洪亮的鼓声全城和城郊都能听到。

公子光来到紧靠伯渚河的一个市场，这里称为东河头，另一个市场为西河头。他嘱田清牵着马，自己在市场上闲逛。这里出售的商品种类很繁杂，凡是听说过的天下器物，差不多都可以在这地方见到，包括用于割稻的青铜铸的锯齿镰，生铁铸造的锄头等农具。公子光在一家店肆中买了一把打猎用的弓、一壶箭，又买了几支十分精致的马鞭。这时，在买卖牛马六畜的圈栏旁的一番情景引起他的注意。一处空旷的广场上，席地坐着十几个哭丧着脸，衣履不整的男女。这些人虽然可以被买卖的奴婢，但这样公然待价而沽，在公子光眼中，仍是件很凄楚的事。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小孩，那目光哀怨而茫然。公子光实在于心不忍，便掏出

^① 梅里，即现在的梅村，隶属于无锡市滨湖区。



银两买下这批奴婢，当场放了他们。这批被释放的奴婢感到意外，面面相觑，疑惑不解，不信似地看着公子光。

田清牵着马，大声说：“你们犹豫什么？你们的奴籍已去掉了，你们自由了，还不赶快回家去！”

公子光想起什么，从腰包里掏出一把钱币，散发给这些奴婢，说：“你们先吃点东西吧，有家的回家去，没有家的留下来，我来安置你们。”

有几个奴婢走了。大部分留了下来，站在那里发愣。

“我有采地几十里，你们愿意种地吗？”公子光问。

留下的奴婢异口同声地说：“愿意、愿意！只要不当奴隶，我们干什么都可以！”都纷纷跪下叩头，嘴里念念有词。

“起来吧，起来吧。”公子光笑着说，“既然不为奴了，还说什么当牛作马的？各位凭体力好好劳作，有一句话我倒要对你们说清楚，自由对人来说，是最宝贵的，望你们珍惜自己的新生活！”公子光说着，吩咐随从将留下的奴婢带到田庄去，几年来，他有意地在他的几十里采地上安排了众多的农夫，这些人如果需要，可随时训练成甲士。随从将奴婢带走了，公子光看着他们的背影，想到他们的命运，说来奇怪，竟有几分悲哀的感觉。

正在这时，一种奇妙的声音向他传来。这声音抑扬顿挫，如鹤唳猿啼般清越。公子光循声看去，原来是一个乞丐在吹箫。他浑身上下污秽不堪，但服装却是贵族才能穿的锦衣，只因为沾了太多的污垢，使他原来的色泽和质地被掩盖掉了。公子光走近他细细打量。他年近三十，正是壮年，却是一头白发，乱蓬蓬的。看得出来，他身材高大，眼光敏锐，鼻梁高挺，下颌宽阔，是个伟岸而俊朗的男子，而且有常人所没有的高华气度。

公子光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这个吹箫的乞丐绝非寻常之人，应该是个贵族，为何会到吴国行乞为生？他想起，眼下时局纷乱多变，大小诸侯国林立，争霸激烈，战事不断。各诸侯国内部也是乱象丛生，许多大臣包括皇亲国戚，昨天得宠今日为囚的事已不足为奇。这个人说不定是哪个国家的亡命之臣？他忽然又想到，前些日子有传言，楚国的国君杀掉了忠臣伍奢和他的大儿子伍尚，可小儿子伍子胥却失踪了，楚王派兵四处搜索追杀，有几次差点得手，最后还是被他逃掉了。公子光听说，伍子胥足智多谋，武艺过人，正因为这样，楚平王才不惜代价要除掉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怎么寻找还是不见伍子胥的踪迹。看着眼前这个正儿八经一曲又一曲吹着竹箫的人，公子光有八分把握，他就是伍子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楚臣伍员！”公子光轻声地说。

“在下正是。先生是公子光，吴国的大将军吧！”

“不错。我就是姬光。伍大夫，你跟我回家去吧，说说你的难处。”公子光站了起来，准备带伍子胥回自己的府第详谈。

“你放几个铜钱在地上，管市场的胥吏是姬僚的耳目，他已注意我好几天了。”伍子胥趁吹箫换气的机会，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又吹起箫来。眼睛始终不看公子光一眼。

公子光回头一看，果然看到那个胥吏在不远处朝这里张望，手里拿着一个敲铜鼓的木槌。见公子光在看他，立即将头扭向别处，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公子光便掏出一串刀币，往地上一掷，便朝自己的马走去。临走前留了句话：“关市后有人到这里找你。”伍子胥不动声色地拾起钱币，装进自己的腰袋，接着继续吹箫。

公子光跨上马背，威风凛凛地从胥吏面前走过，那小官弯下腰对他一躬到底。公子光勒住马绳，故意问道：“那个吹箫的乞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吹的箫像垂死之人的哀鸣，叫人听了不舒服，但他的技艺不错，宫里的乐伎都不及他！”

市场胥吏是个酒糟鼻，鼻子红得像红辣椒。他弓着腰回答说：“回公子的话，小的不知道此人从何而来，他除了吹箫，从不开口与人说话，所以听不出他的口音。小的猜他是异国人，已来这里好多天，行踪可疑，说不定是异国的奸细，是不是要把他捕起来严加拷问？”

“一个乞丐，你怀疑他是奸细，你有凭据吗？人家已落难到这个地步，你还不放过他？”公子光声色俱厉地说。心里想道，一个管市场的小爬虫，竟会如此可恶！真是狗仗人势，不知有多少鹑衣百结的乞丐和做小本买卖的商人给他算计过，将来有机会非要把这个酒糟鼻斩了不可！想到这里，公子光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一扬马鞭，一抖缰绳，栗色骏马便撒腿跑了起来。

暮色将至，市场关闭的铜鼓声已敲响多时。喧嚣一天的梅里城安静了下来，家家户户点燃起昏暗的油盏，再晚下去，就会实行宵禁，宫里的卫队会执戟彻夜在街坊之间巡逻，城门会紧紧关闭，不准任何人进出。

公子光有些心神不定，他在等着伍子胥的到来。到后来，他甚至走到院子里来回踱步。田清出去已多时，但到现在还未领伍子胥上门，会不会那个酒糟鼻密报了吴王姬僚，抢在他之前把伍子胥捕了去，想到这里，他有些担心起来。

几年来，公子光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傍的靠得住的雄才，这个人不仅要才学丰富，足智多谋，精于天文地理、战略兵法，而且在操守上、德行上也都无可挑

剔，对他绝对忠诚。也许他选才的标准太高，也许这样的人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他虽留着心，但始终没有觅到。

今天再次偶遇伍子胥，他觉得，这个楚国的亡命之臣就是他要找的人。对伍子胥的才干他以前有所耳闻，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伍子胥的印象，虽只是那么短暂的一面之交和几句话的交谈，但伍子胥充满睿智的眼神和那头散发凛冽之气的白发，形象如刀刻一样留在他脑海中。他是个傲气的人，能看得上眼的人，屈指可数。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碌碌无为的庸才，能办点事情、有点见识的人真的不多。而能像伍子胥这样一下牵住他心的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过。他有预感，上天把他期盼已久的人送来了。

可是，这个吹箫的伍子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自己还在等他吗？

公子光是吴国十九代君王寿梦的长孙，姬姓，名光。他的父亲叫诸樊，是吴王寿梦的长子，馀祭是次子，馀昧是三子，四子即季札。这个由至高德行的吴太伯开辟的家族在数百年的繁衍和承袭中，基本保持了平安和睦的宫廷气氛。但到寿梦这一代，平和被打破了。寿梦病重将死，但继承人一事让困于病榻的寿梦左右为难。礼制规定，应由长子诸樊继位。但寿梦认为季札德才突出，想把王位传给他，让季札来当政。诸樊欣然同意，可季札极力推让，他以为这样做有违礼制，是父子之间的私情。按照父亲对儿子宠爱的程度来处置国家大事，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寿梦去世后，诸樊以嫡长子的身份办理父亲丧事，治丧期间，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朝廷不能出现真空，所以，诸樊亦暂时操办国事。丧期结束后，诸樊脱下丧服，执意要把王位让给季札。

“这是父王的遗嘱，我们以仁义忠孝立国，岂能有违父王的愿望？我无论如何要归政于你，请你接受吧，否则父王是无法瞑目的。”诸樊说得非常诚恳，态度也非常坚决。

可不管诸樊怎么说，季札都百般推辞，到后来干脆迁出都城梅里的府第，到野外结庐居住，关起门来读书，和外界断绝往来。看到季札这么一个态度，诸樊知道让他继位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不再勉强，任凭季札按他的信念生活。

但诸樊坐在王位上总无法安心。他有意放纵自己，怠慢鬼神，只求老天让他速死，好将王位还给季札。由于心情郁闷，加上不注意身体，诸樊果然得了重病。宫里有御医，梅里城里也有几个杏林高手，但诸樊就是不看病，不吃药。他的病越来越重，临终前，他对二弟馀祭说：“没有人不怕死的，可我为什么不吃药不看

医生？我是在求自己早点死去，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了。你知道我这样做的用意吗？”

“知道。你是为了让位给四弟季札。”馮祭回答。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要跟你说清楚，我死后，你不能对王位动心，无论如何要让季札接位。你记住了吗？”诸樊气喘吁吁地说。

“我记住了。可要是四弟不从呢？”

“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接受。否则，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就白费了。”诸樊着急地说。因为过于激动，他昏迷了过去，姬光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但他已有主见，趁父亲不省人事，他取来汤药，往父亲的嘴里硬灌进去，还唤来医生把脉抢救。但诸樊的病拖得太久了，已不可救药。不久，诸樊就病死了。馮祭按王兄的嘱托，要季札继位，季札一句话都不说，重又回到了郊外。馮祭嘴上虽应允了诸樊，但心里却很贪恋王位，而且还贪恋财帛，见季札不理睬他的要求，便趁势登了位。为安抚季札，他把吴国最肥沃的叫延陵的地方封给季札，季札也不推却，去了延陵，人们便称他为“延陵季子”。

四年后，吴国和越国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吴国占了上风，俘虏了几十名越军兵丁，馮祭将这些兵丁赏给几个将领做奴人，自己也留了几名壮奴在身边使唤。一次，馮祭乘船外出狩猎，在回吴都梅里的途中，酒喝多了，睡在他的王船卧舱里，醉醺醺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了。越国俘虏中的一个壮奴对吴国恨之入骨，趁馮祭醉酒，拔出馮祭的佩剑，将他杀死，并砍下了他的头。当这个俘虏企图拉下馮祭胸前挂着的美玉时，卫士冲了进来，将这个强壮的俘虏戳毙。这时，其他战船还在大河里静静地航行着。公子光谈起这个叔叔死于非命时，会露出鄙视的神情，他说，王叔太愚蠢了，太无知了，怎么能把俘虏的越国甲士留在身边呢？又无节制地喝酒，毫无防备地睡着了，他这样的人不给敌寇杀死，那反而怪了，要知道，俘虏是最充满仇恨的，即便让他们在优越的环境里侍奉国君也不能感化他们，因为奴籍和战争的失利，使他们心中燃烧着愤懑之火，因此，俘虏只能杀掉或让他们服劳役。

馮祭惨死后，由公子光的三叔馮昧继位。馮昧好色，宫廷里十多个王妃还不以为足，经常在宫里的内官陪同下到民间猎艳，偏偏他身体又很虚弱，荒淫的生活让他的身体越发虚弱，以至最后只能躺在一张卧榻上无法动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后长姝却显得非常活跃，和一个叫神蛇的占卜师整天混在一起。这个占卜师懂得天象，也会探测风水，更精于算卜。他说，宫内有股瘴气缠绕着大王，所以大王要睡到有风流动的地方。长姝便把馮昧连同卧榻一起搬到一间三面



有窗户的宫室里，并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让风飕飕地吹进来，以保持气流的畅通，说是这样瘴气能流出去。馀昧哪禁得住寒气不断的侵袭，当时姬僚还很年幼，看到父王在床上冻得直颤抖，想拿一条裘皮毯子给父王盖上，却让母亲拦住了。

有一天夜里，姬僚在自己的宫室里有些寂寞，想找母后一起睡，结果在母后的罗帐里看到了令他大为震惊的一幕。母后竟和占卜师抱成一团，他的母后正在发出如同春猫般的奇怪叫声。他隐隐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他浑身的血冻结住了，只有一颗心咚咚地跳着。他想冲上去打他们。但他克制住了，悄悄回到自己宫内。他毕竟忌惮母后的凶悍，另外，他也感到这样的事不宜张扬。第二天，他在父王榻前坐了很长时间，想把这丑事讲给父亲听，但父亲眼睛紧闭，双颊深陷，皮肤又黄又皱，原来英气勃勃的父王已变得不像人样。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父亲，放声大哭起来，哭了很长时间，弄得进宫来探望吴王病情的大臣都以为大王已驾崩。

这成了姬僚心中的秘密，这个秘密使他十分痛苦。他想来想去决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公子光。公子光比自己小三四岁，但处事老练，两人从小就在一起读书、习武、游玩，相处得还算不错。

公子光听后，沉吟说：“姬僚，这是大人的事，我们不要去管它，不管你看到什么，你都只当没看到。天大的事，你都要沉住气。到有一天，我们做得了主了，这些都成了小事一桩。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哪一天接了位，做了吴国的国君，你能为我爹做主吗？我爹现在枉为吴王，什么主都做不了了，听凭母后和那个神蛇算计他，他变得那么窝囊，太可怜了！”姬僚眼泪汪汪地说。

“放心！我若接了位，会为你和王叔做主的。”公子光在自己的喉咙上做了个切割的手势。

馀昧死后，按祖制，应该是长子长孙的公子光接位，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位的不是他，而是姬僚。

那个占卜师为王后出了个主意，拿出了一张馀昧的遗诏。遗诏上只有一句话：传位给公子僚。诏书上盖有吴王大印和国玺。

馀昧尚未大殓，王后便急匆匆地召集满朝的文武官员，以及馀昧的家人，包括季札、公子光、公子光的弟弟夫概、妹妹乐范等到廷。王后拿出了遗诏，当众读了一遍，便给儿子戴上了冠冕，将象征王权的国玺和虎符塞到了姬僚的手中。就这样，姬僚成了吴王。

公子光愣住了，季札愣住了，满朝的文武官员也愣住了，一脸的困惑。这样

的结果有太多的疑问，馀昧宠爱儿子不假，但这么明目张胆为了私利而背离国家的法则还不至于；其次，这封诏书显而易见是伪造的，馀昧早已只剩一口气，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有能力写诏书？那么重的国玺，他连拿都拿不动，如何盖上去？再说，他即便存有此念，在清醒的时候，即使是做做样子，他也会装得很郑重地征求王族成员的意思。然而，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表示。但大多数人都现实的，见姬僚称王已成事实，便都跪拜下去表示拥戴，没有一人反对。连季札也只是说了句轻飘飘的话：“馀昧此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既然如此，姬僚就好好治国吧！当个仁君，仁而有为，最难能可贵。”季札知道公子光心里不平，安慰说：“这遗诏是真是假，已说不清了，事情是有些荒诞，但你若和姬僚争个高低，你们兄弟必失和，宗室不睦，吴国必乱，这是国之不幸。为了国家的安宁，你就认了吧。”

公子光见王族中最有德望的季札都没有出来主持公道，便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另外看到几百名宫廷卫士密布宫内，他深知如出面反对不会有好结果，王后和神蛇已有周密的布置，便冷静地表示：“先王有诏，当然按诏立新王，太子僚必是明君仁君，他当国君，比我强，而且我和四叔一样，志不在于此，我拥戴太子僚为吴王。”

丧事一结束，季札便回延陵了。王后已成了太后，她大大地松了口气，她和占卜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季札，他一旦嚷嚷，还是有些麻烦的。他的威望实在太高了，全国的民众都知道他是不谋私利的、德行高尚的人，他若联合公子光出来作梗，这个局面还真不好收拾。于是，她早已和占卜师商量好了，若季札公子光反对，就令宫廷卫士将他们拿下，以“抗拒遗诏、谋反大逆、莠言乱政”的罪名将他们押到闹市口车裂处死，并满门斩抄。但是，吴国这场宫廷冲突必将在各国引起震荡，说不定敌国如楚国、越国会趁机出兵攻吴。对这样的血淋淋的后果，长姝是有顾虑的，她到底是个女人，虽有心计，擅作威福，但要下这样的毒手她还是不太敢。但神蛇对她说，你这是妇人之见，心肠太软了，你要明白，如果不这样做，你儿子不仅做不了王，而且说不定连我们的性命都保不了。据我推测，姬僚已知道你我之关系，因为他看我的目光是仇恨的，而且他还把这事告诉了姬光，姬光定已承诺姬僚，他做了吴王后定惩罚我们，你想想，堂堂王后背着国君和别人私通，这是何等的罪名？还有，将国君置于风口之上，连加条裘皮毯都不允许，这不是有意谋害国君吗？这又是何等样的罪名？你我有十个脑袋都担不起！长姝一听，吓得一身冷汗，心头紧紧的，她已经别无选择了，只能孤注一掷，把自己和儿子的一切都押上去。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季札只是不阴不阳地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公子光也没有跳出来，居然也表示归顺之意。看来神蛇这一招很奏效，一封遗诏就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了。神蛇不愧深谋远虑，面面俱到，心思既缜密又果断，而且还是个极有雄风的男人，吴王余昧和他相比，简直无能透顶了。

姬僚当了吴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处置神蛇。但未等他动手，太后长姝就先找他谈这件事。

“你知道是谁让你登上大位的吗？”长姝一双秀目在儿子的脸上扫视着，严肃地问。

“是死去的父王。”

“错了，是占卜师神蛇先生。”

“怎么会是他呢？不是父王下的诏书吗？”

“你想想，父王已病得不能动弹了，怎么还有精力起身亲笔书写诏书呢？而且，即使父王无恙，他也不会违背礼制发布这样的诏书，这样冒天下大不韪的事，你父王是断然不会做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神蛇先生。”长姝说，“没有他，王位就传给姬光了，你这辈子只能永远居于他之下，做他的臣子，听他的摆布，受他的支配！”接着，长姝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说了一遍，还为她 and 神蛇之间的暧昧关系作了些解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爹那个样子，宫里宫外都有居心叵测的人在谋划，要趁你父王病重之危，觊觎王位。母后没有办法，总得找个靠得住的有本事的人商量商量，我就找上了神蛇。他料事如神，绝顶聪明。正是他，保存了我们的国脉而不为他人所篡夺。这样的人，在危难的时候，母亲为感激他，只能委身于他，依托他帮忙了。娘为了你，也不顾什么了，一个人豁出去了。”长姝说到动情处，不禁语带哽咽。

姬僚听了母亲这番话，深深震撼，这么看来，母后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可自己还错怪了她，错怪那个运筹帷幄，让自己登上王位的占卜师神蛇，甚至发誓要诛杀他。自己懵里懵懂，对母后的苦心根本不解，在背后还怨恨她、咒她。是的，没有母后，这个国家的权柄岂能捏在他的掌中？原来以为是天命，是父命，错了，这一切都是母亲所创造的。

想到这里，姬僚伏地跪谢：“儿子懂了，没有母后的良苦用心，就没有儿子的今天。今后，儿子对母后会言听计从，也一定尊重神蛇先生，儿子治国安邦，还需要他多帮衬，儿子德能还很浅，管理这个国家心里还真没有底，需要像神蛇先生这样的智者引导。”

一身缟素的长姝听了儿子这么说，心里感到十分宽慰，眉宇顿时展开，连忙

把姬僚扶起说：“僚儿，娘知道你是一个懂事明理的孩子，请儿放心，娘不会过多地干预朝政。只是你初登王位，大业刚始，娘愿儿清心定志，着重于军国大事，细小的事务交付娘替你办。娘希望儿不要像你父王那样，将国事撇开一边，整日沉湎酒色，糟蹋了自己的身子，也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这些话讲得有理有节，父王的早逝，确与他自身的不检点有关，母后以父王的例子告诫自己，是真心希望自己能成为贤明有为的君主，他立即回答说：“请母后多督察孩儿的行为，有不妥不当之处，母亲尽管斥责，孩儿一定会替娘争气，替吴国争气！”

“有你这句话，娘就放心了！”长姝笑着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想起了刚去世的丈夫，她嫁给他时，他是个门第高贵的翩翩公子，轻裘肥马，顾盼自豪，这个宫室留下他们多少温馨的记忆。可似乎没几年，他就那么快地衰老下去，一切都像是一场梦，想起来还真可惜，也觉得有几分对不起他。

第二天，在朝堂上，吴王姬僚下了他登基后的第一道诏书，那就是委任公子光为大将军，占卜师神蛇为观察天象地貌的大夫。大臣私下议论，对公子光的任命是顺理成章的，王位都应该属于他的，让他统率吴国的军队并不为过，公子光不仅有这个资格，而且也有这个才干。但对神蛇当大夫，大家觉得有些荒唐，但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宫闱中的秘事，他们也知晓一二，包括神蛇和太后那些极不光彩的事情，别说大臣会在私下议论，就是坊间也有传闻。

使公子光感到奇怪的是，当初哭着喊着要诛杀占卜师的姬僚，现在不仅忘记了以前的愤恨和誓言，而且对神蛇委以重任，由此可知，伪诏等整个阴谋的设计，都出自这个占卜师和长姝的主意，但馀昧已不在世，死无对证，真假无从说起。公子光表面上感恩吴王的重用，但从长姝宣读伪诏那一刻起，他就在心中喊道：我的名分是先王遗命所定，是不容篡改的。长姝和占卜师勾结起来，让姬僚替代自己，天地不容，祖宗不容，民众不容！但他知道要夺回王位并非易事，伪诏事实上已得到大家的认可，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指出它是假的。连季札都没有说什么，其实，延陵季札出对诏书的真伪心知肚明，这位好好先生是在回避是非曲直，他不愿卷入残酷的宫廷斗争。公子光所以暂时采取隐忍的策略，是因为时机没有成熟，更主要是没有一个德才兼备的高人辅佐自己。今天在东市相遇伍子胥，让他仿佛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一颗明星。可伍子胥迟迟没有来临。

天已经完全黑了，夜色深重，殿堂内已烛火通明，仆人已将晚餐的酒菜准备好，但公子光没有一点心思用餐。



伍子胥此刻在梅里西市的凶肆。凶肆是承做死人生意的店铺。

他有一个朋友，叫伯嚭，在西市的凶肆里唱挽歌。这虽然是出卖涕泪的营生，不太体面，但因为收入较丰，并能提供食宿，伯嚭还是坚持在这里干下去。他对别人说，别小看凶礼，它关系生死大事，因而也是六礼之一，应力求庄严，绝不能马虎了事。凶礼中，唱挽歌是最有讲究的，给人送葬就唱什么挽歌，在楚吴地区历来相传。伯嚭和伍子胥一样，也是楚国人，而且，都是受楚王政治迫害，逃避到吴国来的。伯嚭长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而且谈吐隽妙，性情温厚，处事也很圆通。在楚国做官时，曾负责过宫廷教坊。教坊养有一批官伎，有专职的乐手和舞女，承应内廷宴乐歌舞的差使。伯嚭本人也懂得音律，会敲编钟编磬，还会舞蹈。

凶肆在他来之前，也有几个唱挽歌的歌手，但水准不高，举办丧事时，像哭丧婆似的干嚎，以致听众听后无动于衷，嬉笑自若。而伯嚭来后，针对不同的逝者唱不同的挽歌，并配以哀乐，在唱歌时容颜惨淡，动作悲戚，往往会激起人们的悲痛的共鸣，特别是逝者的家人和亲友，个个抚棺哀恸，伤心欲绝。

今天伯嚭参加了一个贵族的送葬仪式。因为挽歌唱得好，伯嚭还额外得到主人家的赏赐。伍子胥来找他的时候，他在喝酒。这是肆东提供的，每次有生意回来，都会给他增加平时没有的薄酒，多几样下酒菜。他正喝得津津有味，伍子胥进来了，在伯嚭对面坐下来，把那支箫放在桌上，笑嘻嘻地抓了块牛肉塞到嘴里，说：“今天又出场了，看来你的贱役还很兴旺。”说着，又把手伸向粗陶盆。

伯嚭看着伍子胥浑身污秽不堪，黑乎乎的手上留着又脏又长的指甲，皱起眉头说：“伍大夫，你说我干的是贱役，可你高贵的箫声看来并没有给你带来几个钱，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从明天起，就要告别东市了。不像你唱的挽歌，都是送死人归去的，我的箫声可是吹给活人听的。”伍子胥嚼着牛肉说，“我虽没有赚到几个钱，但我的箫声引来了知音，我马上就要到他的府第去。”

“知音？他是谁？他欣赏你那如诉如泣的箫声，难道是位高门大户的通晓音律的女子？”伯嚭喝着酒，很有兴致地问。

“是什么人，我暂时不能声张。只要有人识得我，识得我的箫声，上达天听，亦非难事。”

“是真的吗？攀了什么贵人，也请引荐一下我，你不会忍心一直让我干这一行贱役吧？我们可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兄弟啊！”

“当然。凭我们都是楚国的流亡臣子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道共谋，对不对？”

伍子胥说。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到知音那里去，跑到凶肆来干什么？”伯嚭问。

“我是来拿放在你这儿的包袱和我那把七星宝剑的。”伍子胥说着，站了起来。

“你应该换身衣服，在这里沐个浴，你那么肮脏，到人家府第去，会玷污了人家的门庭，你毕竟是楚国的大夫，一副穷酸样有失你的身份。”伯嚭打量着伍子胥的破衣服说，“你包袱里不是还有替换的衣裳吗？还有，趁这大铜锅里的浴汤还是热的，赶快去泡一泡吧？”

“沐浴就免了吧，换衣服也不必了。说到身份，自从楚平王杀我父兄，我就是个随时会有杀头之虞的逃亡者，一个复仇者。我早就不是楚国的大夫了，我和楚王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伍子胥的眼睛闪着愤怒，说完走向浴房。

凶肆经常侍奉死者，制作殉葬的物品。还有些穷途末路、病势垂危的异乡人，常被送到凶肆等死。这些都要凶肆的伙计料理。干这些活，虽是行善，在执行一种礼制，但在心中总不免感到不吉利，因而有了完事后沐浴换衣的习惯。凶肆里一般都设有浴房，一个巨大的青铜锅放在大炉灶上，每天用干柴烧一大锅热水，所有的人轮流进去洗泡，直到浴水浑如泥浆。洗澡的目的不是为了清洁，而是洗掉晦气。

伍子胥在浴房里找到一只铜盘，用瓢在一只大木桶里取水倒在铜盘里洗了脸和手。走到外间时，伯嚭已将他寄存的包袱取出来放在桌上。伍子胥背上包袱，取过那支箫匆匆赶往东河头。从凶肆到东河头路程不短，待他赶回市场时，田清已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了。他已等了两个时辰，从闭市等到深夜都不见这个乞丐的身影，田清又不敢离开，怕乞丐突然出现。这个乞丐说不定是在耍主人，根本就无意和公子光见面，或者是个言而无信的人。田清心里百般猜测着，他不明白，公子光为何那么看重这个潦倒不堪的异国人，平日里连吴王驾临都没有这样重视，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值得公子光一再郑重地叮嘱，非要完好无损地将此人接回府第。田清正在犹豫走还是留的时候，伍子胥到了。田清松了口气，埋怨说：“怎么到现在才来？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让你久等了，真对不起，我们快走吧！”伍子胥向周围看了看说。

田清让他上了一辆马车，这是辆普通的篷车，车围甚密，但就是这样的马车或轺车也只有大户人家才有。伍子胥坐在车内，一点都看不到外面的情形，只听到隆隆的车轮声和马蹄声。

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兴奋之外，还有些担忧。公子光的事他早就听说过，一个期望重归国家最高位的公子，原来是能够名正言顺即位的，但成了权力斗争下



阴谋和野心的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子光和自己的命运有着相似之处。当然，公子光毕竟是王族，虽未能顺利接获大位，还获得了一定的名分和待遇，而自己的家族是遭到了杀戮。但共同的利益能让他们走到一起。他可辅佐公子光夺回王位，促使吴国强盛起来，以后能帮他伐楚复仇。可他还不甚明了公子光的品性和德才，从白天释放奴人来看，公子光应是个仁义之人。但在诡异和酷烈的宫廷斗争中，过分的仁慈反而会坏大事，公子光能和吴王相安无事到现在，是否和他的懦弱胆怯有关，如果公子光真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

他投吴的目的，原是想得到吴王僚的青睐和倚重，吴国和楚国是敌对国，他希望借助吴国的力量征服楚国。他在市场上吹箫，是想吸引吴王的注意，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个管理市场的胥吏是吴王的眼线，自己显然已被关注到，说不定这个酒糟鼻子已向吴王禀报自己的行踪了。这是他过去的想法。自从和公子光见过面后，他的想法改变了，决定和公子光结盟，双方合作的步骤和前景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当然，合作关键还是取决公子光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大智慧智的人。公子光是这样的人吗？伍子胥这么想着，心里充满期待，也有几分疑虑。

马车从敞开的钉着铜钉的大木门直驰而进，到殿堂的台阶前才停下来，伍子胥没想到，公子光竟亲自在马车边迎接他。

“寒舍能迎来伍先生，真是蓬筚生辉。”公子光满面笑容地说，“我已经在殿前久候先生了，先生姗姗来迟，我深为不安，吴王僚和那个占卜师广布细作，无恶不作，我还真替先生捏了把汗。”

伍子胥听公子光有这样恳切的表示，且束发戴冠，穿着公服，以最正式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又惊又喜，解释道：“我是故意来迟的，公子你想，我一个叫花子，身份低微，形容粗鄙，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出公子高贵的门庭，对公子太不便了，我想，待夜深了掩没形迹更为恰当。”

“原来是这样，伍先生想得太周到了。”公子光一听这话，佩服地说，“我疏忽了，如傍晚光临，倒真是人迹太密。现在这时间清静多了，我们可彻夜详谈！”

公子光说着，邀伍子胥登上台阶，进入庭内。厅堂宽敞，有取暖和照明兼具的庭燎在燃着红火，两面用厚实的暗红色的绣帷隔开，中间炬台火烛高举，堂内陈设了一张桌案，满桌都是贵重的青铜酒器、食器，以及精美的漆器，里面盛着煮热的酒和刚刚炙得香熟的肉，还有其他各种美食。

公子光在伍子胥面前的觥中斟满了酒，说：“今天你是我的贵客，本该礼乐伺候，但咱们是商量事情要紧，那套东西就不设了，也没有美食款待，草草不恭，